



浪子打擂

袁阔成
任顺
李程

浪子打擂

袁阔成 任 顺 李 程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传统评书（原名《大闹神州擂》）在全国几十家电台播讲后，反响很大。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，现修订再版，献读者。

南开大学副教授、评论家薛宝琨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，运用艺术辩证法剖析其情节结构，颇有见地。

江湖怪杰擎天柱，自恃武艺高强，倚仗妻子上官英手使北斗金锥、身怀绝技，而设摆神州擂。浪子燕青下山，与上官英之女玉环成亲，于是引出擎天柱别妻赴宴，玉环搭救及时雨、鼓上蚤拜访轰天雷、奸贼害死响铃镖、群雄聚会神州擂、九尾龟力举千斤鼎、鼓上蚤飞身跃钉板、上官英持锥逞威风、玉环剑杀金钱豹、时迁戏耍生铁佛、浪于大闹州擂等热闹关目。

本书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，情节起伏跌宕，语言生动形象，雅俗共赏，颇值一读。

情节结构的辩证艺术

——《浪子打播》序

薛宝琨

人们往往把简练当做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，甚至把它比为“天才的姐妹”。这无疑是正确的，却又是有条件的。即简练并非艺术创作的唯一宗旨，而只可能是它的最终归宿。或者，只有当简练具有高度概括性，足以表现充实的生活或丰富的形象时，简练才是真正的艺术。否则，它只是简单和干瘪的同义同罢了。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，往往不是首先考虑如何简练，而是如何酿发作家长期积蓄的生活、形象和技巧。或者，至少把简练和丰富作为一对矛盾，使它们辩证地相辅相成、相依相生，以简练表现丰富，在丰富时不忘简练。没有丰富是谈不上简练的。而丰富的过程，正是艺术创作——想象和联想的过程。因此，中外文学名著并不尽以其长篇巨制、浩卷繁帙为缺憾，反而被人们称为“历史的画卷”、“生活的教科书”。中国通俗文学就有这方面的先例。中国的长篇章回小说就是由民间说书——“讲史”发展而来的。在由“历史”走向“艺术”的转变过程中，说书艺人的“敷衍”本领成为至要关键。“敷衍”就是把历史的人物和事件铺展开来，溶进他们对现实

和历史的理解，对生活和艺术的感觉，在历史和现实、史实和艺术之间建立起感情的桥梁来。说书艺人探幽发微、谋篇布局的本领往往是惊人的。他们并不尽以历史人物的地位和影响定高低，也并不尽以历史事件的大小和性质论高下，而是按照他们的历史观、道德观和审美观把史实素材切碎、嚼烂，通过他们的消化、分析，重新制作成符合自己愿望和情趣的精神食品。在这里，历史的材料已经如云影水痕，若隐若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改铸的劳动人民自己口传的“历史”。为了在勾栏——说书场上占据一席之地，说书艺人不能不把发酵了的讲史艺术，依据时间的线索，按照事件的脉络，分回分目、环环紧扣地铺叙下去，以便在艺术的连贯性、曲折性和传奇性上吸引听众。于是，这就形成了中国小说的民族体式，以及敷衍——“演义”的本领。可以说“回目”体现了中国小说的基本观念和美学思想。回目与回目之间不仅前后勾连，而且是大体匀称的。时间的线索和事件的脉络成了结构小说的重要支柱。一切雕栏画栋，朱纹玉嵌都是镌刻或装饰在这支柱之上的。因此，它本身就是简练与丰富的统一。简练在基本情节和结构上，丰富在具体形象和细节上。“敷衍”不是游离主体的枝蔓，而是联结主体的艺术生发——一种细腻的艺术表现。当这种“敷衍”间架具备，梁柱搭起，按照繁与简的辩证法自成格局时，另一个由母体内派生的婴儿便呱呱落地了。这便是诸多“后传”、“外传”、“续传”等等说部产生的原因。它们是原作的补充，也是原作的发展。是中国民间说书传承性和变异性辩证统一的所在。

袁阔成、任顺、李程同志的《浪子打擂》正是这样一部长

篇。它没有推翻或者更动原作《水浒》的主要关目，而是紧依原作的格局和风范，按照人民群众钟情的人物和情节，采取由宏观而微观的辩证创作方法，探幽发微，选奇制胜，变细部为主干，化暗写、侧写、略写为明写、正写、详写，把《水浒》变换角度重新丰富、铺展开来，为我们又提供了一部脍炙人口、引人入胜的长篇。它们象《水浒》的原有结构一样，既是总体相连的，又是独立成篇的。它的姊妹篇《大闹大名府》已经把人们钟爱的喜剧形象——时迁和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渲染得淋漓尽致了。这部《浪子打擂》又把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燕青，以及惹人注目的神州擂表现得活灵活现、极为成功。它是丰富的，也是简练的。简练在把燕青和神州擂作为全书的网结。事件、目的、性质都是一目了然的。燕青成为全书拢神会意、拨人心弦的“眼睛”。全书的一切情节关目、人物关系都是由他而设，因他而生的。他是全书的“书胆”。丰富则在于由点而面，以神州擂为磁场，以燕青为中心，吸引并罗织了举朝上下、敌我友各种人物，牵动并点燃了对立的双方文攻武卫、明勾暗斗的各种矛盾。一个偌大的艺术躯体，正由于一有这强而有力的心脏方可跳动。

它的丰富是有理的。作者把“神州擂”作为敌我双方围剿和反围剿殊死较量之关键。摇摇欲坠的大宋江山、腐败反动的蔡、童、高、杨四奸，都寄幻想于神州擂把天下群雄一网打尽上。擂台虽小，却既是武场又是战场，更是统治者孤注一掷的赌场。在这里凝聚着国家的形势、英雄的命运，以及统治者上下和起义军之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系。这即是全书的“书根”——全书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、时间背景和艺术情境。

“书无根不生”，《浪子打擂》因此而获得了存在的根基。梁山英雄之壮举也因此获得了重大的社会意义。

它的丰富又是有意的。“意”即是意蕴。意蕴不是飘流在艺术形象表面的耀眼油花，不是充斥在情节和人物外部的热闹场面和玄虚悬念，而是潜藏在形象底部的生活潜流，一种对生活哲理和生活诗意的敏锐发现。它也洋溢、流淌在艺术形象的背面、侧面——或竟通过它们从其里面去把握各种生活元素间的复杂联系。它掠取的不仅是有血有肉的形象本身，而且，还挟带着形象和它周围“一切关系的总合”。或者说，这形象是流动着的时间经线和扩展着的空间纬线在交叉点上的一个“坐标”，时空背景是极其广延而有生气的。但是，在表现上，它又是单纯而又单纯的。可以说有无意蕴是艺术作品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。《浪子打擂》的丰富性也同时表现在这里。诸如，对上官玉环身世和命运的交代便富有浓郁的诗意。它不仅描绘了这一壮烈女子献身殉情的非凡经历，也生动地阐述了当时社会底层深刻的矛盾，以及高俅所赖以依靠的擎天柱等人的本性。曲折的经历是对深刻矛盾关系的无情揭露。从而与一般“公子落难、佳人择偶”的俗套大异其趣。又如，时迁对药农妻子的搭救，也从细部鞭挞了高俅苛政的残酷。尤其可取的是在总体结构上，作者精心描绘了老英雄周坤师徒。他们不仅是全书的枢纽，也是矛盾深刻程度的浮标。所谓“书路”即是矛盾起承转合的筋络。它凝聚着也制约着各种矛盾关系，是冲突双方相互对峙、争夺的焦点。《浪子打擂》从情节上说是擂台比武，从人物上说则是对周坤的争夺。周坤师徒的态度和存亡乃是双方成败的关键。作品的意蕴正在

于展示了这一人物的矛盾性格，它是充分的又是含蓄的，是明快的又是蕴藉的。过露地描写梁山一方对他的争取会使其性格失于肤浅，过早地安排高俅一方对他的戕害必使矛盾过于平直。他终归死于“不可不死”，这就从广度上囊括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，从深度上展示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。周坤性格的完成也是矛盾斗争的转机。本来是一个情节，人物却有了血肉丰满的自己的性格，而这一切精心安排，给人印象却又是无意为之的。这就又越发引人咀嚼寻味。“书路”正如“戏核”，既是生活矛盾又是艺术冲突的纽结。

它的丰富也还是有情的。情，既是作者的激情又是人物的感情；是作者的激情溶于人物形象，人物形象所洋溢的自己的性格的火花。《浪子打擂》作为民间说部，它所采取的传统的评价手法自不必说。要说的是，作者并不满足于仅在情节之间驰骋才能，而是着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诸如，燕青和上官玉环的邂逅相遇，就是在“奇情”中包蕴着“幽情”。“洞房花烛夜”和“灵堂祭父台”既是情节上的出奇制胜，又是感情上的深挖细掘。而这由仇为友、由友为妻的转变，又都是在上官玉环感情的自我剖露中浮现显露出来的。这一幅画面既富戏剧性又富抒情性。是戏中有情、情中有戏的生动交织。不止在场面上，就是在细节上作者也是把抒情、写意和人物的行为、举止结合起来。上官玉环从房顶跌落被燕青抱住，是她命运的陡变，也是她感情的飞跃。她在闺房幽禁中的苦闷，她和八哥的对话，以及八哥的学舌，都极简约也极含蓄地展示了她的内心。“开门儿飞了”是八哥的自喻，也当然衬带着她自己。至于反面人物，作者也充分把握其性格矛

盾的辩证关系。比如擎天柱，并不一般地夸张他的惧内，把他写成纯然的小丑形象，而是和其丑史、丑行结合起来，表现其色厉内荏、形诈实愚的两面性格。去高俅处赴宴前的胆怯和绝望，赴宴时的得意和忘形，都在他试锥丢丑的刹那间生动淋漓地表现出来了。他的妻子上官英，也有她性格的逻辑和情感的支柱。她委身于擎天柱的经历，她现实的处境和地位，都决定了她行为的两面性。维系在丈夫和她女儿之间的只是一缕微妙而复杂的感情。但她终于因此而丢掉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。

它的丰富又是有趣的。趣味体现着民间说部的喜剧风格。语言和情节的噱头，都应该粘结在人物的喜剧性格上。艺谚把喜剧形象往往称为“书筋”，并有“书无筋不俏”的说法。“书筋”的比喻贴切生动。它是网络全书的筋脉，润饰各种矛盾的粘剂，沟通书场上下感情联系的纽带。“书筋”并不尽是令人捧腹的“小丑”，倒往往是出奇制胜的“鬼才”，是生活的结晶、作者的智慧和听众最感兴趣的所在。袁阔成等同志写水泊梁山英雄故事的“书筋”我们在《大闹大名府》中已经领教了。它把时迁写得那样丰富、充实，甚至成为全书的“书胆”。在《浪子打擂》里作者兴味不减，依然着力刻划了他所钟爱的这个人物。时迁是一个丑中有美或以丑现美的喜剧形象。他的优点和缺点、聪明才智和世俗作风、豪爽性格和流氓习气几乎是杂揉在一起的。无疑，前者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。作者在描绘他时并不尽满足于调节气氛的作用，而是给他设戏、让戏，让他把自己的角色演足。比如，在《大闹大名府》中给他设计了与之色彩相衬的对立人物生铁佛。在这部书里又在后

半截儿给他提供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场面。他总是在立功时犯下错误，在挫折中又反败为胜。他的歪打正着不是命运而是智慧之使然。丢了宝马宝剑却又发现了敌人隐蔽处所，被谷木空战败却又救了自寻短见的村妇，独具心思地留宿在周坤家却又“贪杯”坏了梁山的军纪……。理、意、情、趣，荟萃于一书，就使这部书有分量、有韵致、有味道。

评书基本上是诉之于听觉的时间艺术。情节的过程、矛盾的开合是作者艺术功力的重要体现。人们常以起、承、转、合描绘矛盾发生、发展、高潮和解决的过程。并要求起得挺拔、承得俊秀、转得酣畅、合得及时。这自然是有道理的。提出矛盾宜简宜快，因为它是全书的总纲目、总悬念，是铺下“书路”的轨迹。发展矛盾则宜张宜繁，因为它是全书情节波澜和人物关系的所在。如同水池蓄水一样，不关紧闸门、提高水位，不可能酿成高潮、迎接高潮、逼出高潮，形成在高潮时提闸放水、瀑布横飞的壮观场面。从纵向说，它应该设置情节的关隘，使矛盾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，步步紧逼却又很有节奏地向高潮靠拢。从横向说，它应该制造纠葛，把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人物画廊尽力展开，使人物关系推动情节波澜，在情节跌宕中刻划人物，从而形成疏密相间、张弛得当的网状结构。承和转结合在一起，便是人们常说的“凤头、猪肚、豹尾”中的“猪肚”，是叙事艺术中至关紧要也是最见功力的部分。承得好转得就好，承得熨贴转得就自然，承得充分转得就酣畅。而矛盾高潮则宜细宜开，它需要以细腻的笔触和开阔的场面，把听众关注、作者积蓄已久的情感和生活倾泄出来。它类似电影的特写，既是紧张运动又是相对

静止的。当然，酣畅不是拖沓，高潮一经到来，就应如野马勒缰，立即在恰到好处迅速收住。这也就是说矛盾解决也应宜快宜简，还同时宜含蓄宜干净。这期间当然要调动评书艺术的各种笔法、手法和艺术经验。

《浪子打擂》共三十回，大体十回左右为一阶段。转与台几乎在同时完成。因为这只是一个大回目，后面还有与之相连的新回目。前十回约可分两个段落。从第一回“高球密定绝户计，张立急下邀擂书”起，至第五回“上官英真心许亲事，燕小乙假意应婚姻”止，是提出矛盾、茧中抽丝的过程。事件和人物同时推出，燕青便成为全书瞩目的中心。作者采取“遇路转弯、逢枝开花”的笔法，在燕青寻找宋江的过程中，介绍了擎天柱、上官英、玉环一家。擎天柱和燕青这对矛盾，乃是全书冲突的基础。设若剪开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敌我双方的诸种人物便失去了附丽，一切矛盾和纠葛便无法合拢凝聚起来。因此，作者以正笔、单笔描绘燕青，在他的行止中引出并映衬其他人物，这无疑使书路清晰、集中，使情节进展迅速、利落。待到这一对矛盾已经纠结，悬念已经系牢，关目已经清楚时，作者才在第六回以回叙的方式，描绘了上官玉环的身世，以及她与擎天柱、上官英之间的恩怨。从节奏上分析，第六回是一个停顿，在情节上又是一层深入。七回之后以寻找宋江为线索，分别描绘了谷木空、党氏兄弟以及高球所埋下的伏兵，这就由此而彼地过渡到矛盾的另一面——以分笔方法描绘高球阵营之内。从而自十回起进入了承的阶段。前十回单线前进却是跌宕起伏的。不消说燕青结亲波澜横生，就是遍获宋江也虚实变换，而人物性格也因情节的偶然和必

然关系，更加显得辩证、丰富、多姿。如谷木空劫持宋江时的自鸣得意，卷翁失马后的意外收获，投见党氏兄弟时的失败、唐突，拜谒高俅后的转危为安等等，都是耐人寻味的。时迁也在和谷木空的纠葛中，充分显示了他的两面性格。

承的阶段自描绘高俅布设神州插入笔，前几回写他和擎天柱相互勾结，利用和彼此猜疑、矛盾的关系。十五回以后则分别描写敌我双方对响铃镮周坤的争夺。这场争夺是智慧的较量，也是道义的较量。其间以“鼓上蚤探查书斋，矮脚虎拜见师父”为转折，暗示了矛盾形势的变化。前后两段的扞关是时迁的插入。他在这十回书中是代替燕青的“眼睛”式人物。燕青在此已转为暗写，时迁则成为照亮书路的“灯标”。他在酒楼赖账的尴尬境遇下，先后碰到了吴用、肖让、裴宣和宋江、玉环等人。这就暗示了打擂前夕彤云密布的形势，也从而把前面埋下的伏线重新拎起，交代了宋江化险为夷、玉环女扮男装的经过。它其实只是一个过场，只有昔日经历的补叙，并无现实悬念的火花。作者雨中夹雪、鞭里加枪，充分利用时迁的喜剧性格，渲染了他和酒楼伙计的一场闹剧，于是，平板的回叙也因而摇曳生姿。原来明暗掩映的“三叉口”，现在因时迁的出现也归拢为“葫芦口”收住。此后则以明扬暗抑的手法，写高俅对周坤的谋害。这里面也充满了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的辩证法。周坤的惨死，不是高俅的胜利，而是他们的惨败。因为它激励了轰天雷凌振为师报仇的勇气。其实，凌振只是他师父的缩影而已。但作品里却简笔写他，浓笔写他师父。这又是作者深明辩证关系的一个表现。

打擂场面比较难写，即使是传统武打书也往往三拳两式

写意处之。因为评书不是空间艺术，无法再现枪来刀去的热闹舞台。但后十回书却也精彩、壮观，每一幅画面都有自己的色彩和情趣。尤其作者致力于写人，因此一招一式也都紧扣着性格。这其中“鼓上蚤飞身跃钉板，上官英持锥逞威风”一回更是深入细致地完成了这两个人物的刻划。时迁对擎天柱的奚落，他学跳钉板的前后，都为他的智勇双全抹上重彩。上官英被激的经过，以及她在擂台上的大家风度，充分展示了她的悲剧并不尽由于她的性格使然，还有铸就她性格的时代、环境，以及她的出身、门第和她的女性身分等等。这两个人物掀起的不仅于情节波澜，还表现出作者对生活认识的深度。特别需要一提的是燕青的再现，他不仅使略显平板的比武场面耀眼生辉，而且，还由于对他出现的回叙变换了表现方式。这无疑是淡中着盐的一种调剂。中间十四回曾经暗隐的他的行动，也因此复归原位、首尾照应起来，以便最终收拢全书。而他的一段不平凡经历，又是他性格的重描和深化。周亮对他的报恩，使他获得了埋伏石雷的线索，这一线索与凌振所掌握的另一根同样重要。这就不仅明暗交错、主次得当，使整个情节躯干更加匀称、得体，而且，也为他即将上台比武的英雄行为进行铺垫，从而使他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。“燕青力断桶乌弓”是他英俊、潇洒、豪爽形象的生动写照。但这只是他“力劈擎天柱”的先兆。前者写他的见识，后者写他的勇武。《浪子打擂》也正是由“燕起燕落”完美实现的。

评书艺术的情节结构，体现了我们民族美学的悠久传统。如果我们把时空关系作为一个“坐标”，那么，空间的纬线是

系结在时间的经线之上的。纵横之间大体是一主一从、一粗一细、一正一侧、一实一虚的关系。为此，就要按照艺术辩证的法则，生动、灵活地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。做到有动有静、有张有弛、有疏有密、有隐有露。从而使一部大书更加俊秀、妩媚。袁阔成、任顺、李程同志的《浪子打幡》确是深知其中三昧的。



(一) 高俅说道：“鲍庄主，些许金银，不成敬意，请收下吧。待到神州搦结束，老夫奏明皇上，为你请功，保举你当一州的团练使，封妻荫子，坐镇一方，你看如何？”



(二) 两个人推开西厚门，进去一看，屋里没点灯，和尚仰面朝天躺在门板上，右肋上插着一口雪亮的钢刀，宋江对燕青说道，“快捉拿凶手！”



这个人是头朝下脚朝上摔下来的，如果掉在地上非摔死不可……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燕青脚尖儿一点地，噌！一个箭步蹿到了那人跟前，喊了一声，“嚯！”砰！用手把那个人往外一推。

——第五回